

鲁迅杂文书信选

鲁迅杂文书信选

鲁迅杂文书信选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

说 明

本书编选了鲁迅杂文三十六篇，书信二十五封，内容偏重于鲁迅与王明机会主义路线及其追随者周扬等“四条汉子”进行斗争的后期杂文和书信。其中大部分书信是在《鲁迅全集》出版时被周扬等删掉的，有些书信过去没有发表过。

文章编排次序，基本上按照发表年月的先后排列。文后作了必要的注释。

毛主席语录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新民主主义论》

这时有两种反革命的“围剿”：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也有两种革命深入：农村革命深入和文化革命深入。这两种“围剿”，在帝国主义策动之下，曾经动员了全中国和全世界的反革命力量，其时间延长至十年之久，

其残酷是举世未有的，杀戮了几十万共产党员和青年学生，摧残了几百万工农人民。从当事者看来，似乎以为共产主义和共产党是一定可以“剿尽杀绝”的了。但结果却相反，两种“围剿”都惨败了。作为军事“围剿”的结果的东西，是红军的北上抗日；作为文化“围剿”的结果的东西，是一九三五年“一二九”青年革命运动的爆发。而作为这两种“围剿”之共同结果的东西，则是全国人民的觉悟。这三者都是积极的结果。其中最奇怪的，是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一切文化机关中处于毫无抵抗力的地位，为什么文化“围剿”也一败涂地了？这还不可以深长思之么？而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却正在这一“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

《新民主主义论》

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千夫”在这里就是说敌人，对于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我们决不屈服。“孺子”在这里就是说无

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鲁迅处在黑暗势力统治下面，没有言论自由，所以用冷嘲热讽的杂文形式作战，鲁迅是完全正确的。我们也需要尖锐地嘲笑法西斯主义、中国的反动派和一切危害人民的事物，但在给革命文艺家以充分民主自由、仅仅不给反革命分子以民主自由的陕甘宁边区和敌后的各抗日根据地，杂文形式就不应该简单地和鲁迅的一样。我们可以大声疾呼，而不要隐晦曲折，使人民大众不易看懂。如果不是对于人民的敌人，而是对于人民自己，那末，“杂文时代”的鲁迅，也不曾嘲笑和攻击革命人民和革命政党，杂文的写法也和对于敌人的完全两样。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有人说，几百字、一二千字一篇的杂文，怎么能作分析呢？我说，怎么不能呢？鲁迅不就是这样吗？分析的方法就是辩证的方法。所谓分析，就是分析事物的矛盾。不熟悉生活，对于所论的矛盾不真正了解，就不可能有中肯的分析。鲁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就是因为这时候他学会了辩证法。列宁有一部分文章也可以说是杂文，也有讽刺，写得也很尖锐，但是那里面就没有片面性。鲁迅的杂文绝大部分是对敌人的，列宁的杂文既有对敌人的，也有对同志的。鲁迅式的杂文可不可以用来对付人民内部的错误和缺点呢？我看也可以。当然要分清敌我，不能站在敌对的立场用对待敌人的态度来对待同志。必须是满腔热情地用保护人民事业和提高人民觉悟的态度来说话，而不能用嘲笑和攻击的态度来说话。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鲁迅 一九三〇年九月
二十日摄于上海
时年五十

大野多鉤棘，長天列戰雲。
幾家春畝，萬籟靜，恬。下土
惟秦醉，中流輕越。吟風波，一
浩蕩，花樹已蕭森。

魯
色



目 录

杂 文

答托洛斯基派的信.....	1
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	6
革命文学.....	18
文学和出汗.....	22
“醉眼”中的朦胧.....	25
文艺与革命.....	33
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	41
“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	43
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	66
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70
“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	77
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	81
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	84
“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	90
知难行难.....	102
答北斗杂志社问.....	105
《三闲集》序言.....	107
论“第三种人”.....	113

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	119
《自选集》自序	123
小品文的危机	127
答杨邨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	132
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	142
答《国际文学》社问	153
倒提	155
看书琐记（二）	160
答《戏》周刊编者信	163
中国文坛上的鬼魅	170
《花边文学》序言	180
难答的问题	185
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	187
半夏小集	191
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196
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	213
“这也是生活”	219
死	225

书 信

致许广平（1925，4，8）	231
致李秉中（1931，2，4）	235
致杨霁云（1934，5，22）	237
致杨霁云（1934，6，3）	240
致 萧 军 萧 红（1934，12，6）	243

致萧军 萧红	(1934, 12, 10)	247
致杨霁云	(1934, 12, 18)	251
致曹靖华	(1935, 1, 15)	253
致曹靖华	(1935, 1, 26)	255
致曹靖华	(1935, 2, 7)	258
致曹靖华	(1935, 3, 23)	261
致萧军 萧红	(1935, 4, 23)	263
致萧军	(1935, 8, 24)	265
致王冶秋	(1936, 4, 5)	268
致曹靖华	(1936, 4, 23)	271
致何家槐	(1936, 4, 24)	273
致徐懋庸	(1936, 5, 2)	274
致曹靖华	(1936, 5, 3)	276
致王冶秋	(1936, 5, 4)	279
致曹靖华	(1936, 5, 14)	281
致曹靖华	(1936, 5, 23)	283
致时玳	(1936, 5, 25)	285
致杨霁云	(1936, 8, 28)	288
致王冶秋	(1936, 9, 15)	291
致台静农	(1936, 10, 15)	293

答托洛斯基派的信¹

(一九三六年)

一 回 信

陈先生：

先生的来信及惠寄的《斗争》《火花》等刊物，我都收到了。

总结先生来信的意思，大概有两点，一是骂史太林先生是官僚，再一是斥毛泽东先生们的“各派联合一致抗日”的主张为出卖革命。

这很使我“糊涂”起来了，因为史太林先生们的苏维埃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在世界上的任何方面的成功，不就说明了托洛斯基先生的被逐，飘泊，潦倒，以致“不得不”用敌人金钱的晚景的可怜么？现在的流浪，当与革命前西伯利亚的当年风味不同，因为那时怕连送一片面包的人也没有；但心境又当不同，这却因了现在苏联的成功。事实胜于雄辩，竟不料现在就来了如此无情面的讽刺的。其次，你们的“理论”确比毛泽东先生们高超得多，岂但得多，简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无奈这

高超又恰恰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则这高超仍不免要从天上掉下来，掉到地上最不干净的地方去。因为你们高超的理论为日本所欢迎，我看了你们印出的很整齐的刊物，就不禁为你们捏一把汗，在大众面前，倘若有人造一个攻击你们的谣，说日本人出钱叫你们办报，你们能够洗刷得很清楚么？这决不是因为从前你们中曾有人跟着别人骂过我拿卢布，现在就来这一手以报复。不是的，我还不至于这样下流，因为我不相信你们会下作到拿日本人钱来出报攻击毛泽东先生们的一致抗日论。你们决不会的。我只要敬告你们一声，你们的高超的理论，将不受中国大众所欢迎，你们的所为有背于中国人现在为人的道德。我要对你们讲的话，就仅仅这一点。

最后，我倒感到一点不舒服，就是你们忽然寄信寄书给我，不是没有原因的。那就因为我的某几个“战友”曾指我是什么什么的原故³。但我，即使怎样不行，自觉和你们总是相离很远的罢。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⁴，是自以为光荣的。要请你原谅，因为三日之期已过，你未必会再到那里去取，这信就公开作答了。即颂
大安。

鲁 迅。六月九日。

二 来 信

鲁迅先生：

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中国康缪尼斯脱不采取退兵政

策以预备再起，而乃转向军事投机。他们放弃了城市工作，命令党员在革命退潮后到处暴动，想在农民基础上制造Reds以打平天下。七八年来，几十万勇敢有为的青年，被这种政策所牺牲掉，使现在民族运动高涨之时，城市民众失掉革命的领袖，并把下次革命推远到难期的将来。

现在Reds打天下的运动失败了。中国康缪尼斯脱又盲目地接受了莫斯科官僚的命令，转向所谓“新政策”。他们一反过去的行为，放弃阶级的立场，改换面目，发宣言，派代表交涉，要求与官僚，政客，军阀，甚而与民众的刽子手“联合战线”。藏匿了自己的旗帜，模糊了民众的认识，使民众认为官僚，政客，刽子手，都是民族革命者，都能抗日，其结果必然是把革命民众送交刽子手们，使再遭一次屠杀。史太林党的这种无耻背叛行为，使中国革命者都感到羞耻。

现在上海的一般自由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上层分子无不欢迎史太林党的这“新政策”。这是无足怪的。莫斯科的传统威信，中国Reds的流血史迹与现存力量——还有比这更值得利用的东西吗？可是史太林党的“新政策”越受欢迎，中国革命便越遭毒害。

我们这个团体，自一九三〇年后，在百般困苦的环境中，为我们的主张作不懈的斗争。大革命失败后我们即反对史太林派的盲动政策，而提出“革命的民主斗争”的道路。我们认为大革命既然失败了，一切只有再从头做起。我们不断地团结革命干部，研究革命理论，接受失败的教训，教育革命工人，期望在这反革命的艰苦时期，为下次革命打下坚固的基础。几年来的各种事变证明我们的政治路线与工作方法是正确的。我们反对史太林党的机会主义，盲动主义的政策与官僚党制，现在我们又坚决打击这叛背的“新政策”。但恰因此，我们现在受到各投机分子与党官僚们的嫉视。这是幸呢，还是不幸？

先生的学识文章与品格，是我十余年来所景仰的，在许

多有思想的人都沉溺到个人主义的坑中时，先生独能本自己的见解奋斗不息！我们的政治意见，如能得到先生的批评，私心将引为光荣。现在送上近期刊物数份，敬乞收阅，如蒙赐复，请留存×处，三日之内当来领取。顺颂健康！

陈×× 六月三日。

注 释：

①本篇最初同时发表于一九三六年七月一日的《文学丛报》第四期和《现实文学》第一期。周扬、夏衍一伙的《光明》、《文学界》都拒绝刊登。鲁迅逝世后由许广平编入《且介亭杂文末编》。来信的“陈××”，原署名“陈仲山”。《鲁迅日记》一九三六年七月七日载：“得陈仲山信，托洛斯基派也。”

托洛茨基派（简称托派）原是二十世纪初在俄国形成的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反列宁主义的政治派别，后来变为国际性的反革命匪帮。中国的托洛茨基派，又称托洛茨基陈独秀取消派，简称托陈取消派。一九二七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陈独秀坚持托洛茨基反动立场，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主张搞合法的议会斗争，等待将来资本主义在中国发展以后，再搞所谓社会主义革命，其实质就是取消中国革命。

“九·一八”事变以后，陈独秀一伙托派匪徒，暗中与日本特务机关合作，领取日寇津贴，从事卖国活动。当他们的这种反革命面目尚未在社会上完全暴露的时候，一九三六年六月三日，他们化名“陈仲山”写信给鲁迅，无耻地攻击毛主席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妄图离间鲁迅和党的关系。鲁迅在这封公开信中，愤怒地揭露了这伙托派匪徒的卖国嘴脸，公开声明拥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表达了他对毛主席无限崇敬的感情和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

②托洛斯基（一八七九——一九四〇），通译托洛茨